

# 辽宁北票喇嘛洞墓地出土的马具

王宇 潘玲 万欣

(关键词) 喇嘛洞墓地 马具 三燕文化

(内容提要) 北票喇嘛洞墓地是目前考古发现的规模最大的三燕时期墓地。共有 59 座墓葬出土了马具,包括辔具、鞍桥、镫、皮革带装饰等几部分,几乎涵盖了目前所见三燕马具的全部类型。除此之外,喇嘛洞墓地的马具也有别于其他三燕马具,包涵了丰富的文化因素。

(中图分类号) K871.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0483(2020)02-0057-09

DOI:10.16422/j.cnki.1001-0483.20200407.006

喇嘛洞墓地位于辽宁省北票市南八家子乡四家板村喇嘛洞村民组,地处辽西丘陵地区大凌河谷。从 1993 年至 1998 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朝阳市博物馆、北票市文物管理所对该墓地先后进行 5 次发掘<sup>①</sup>,总计清理墓葬 435 座,其中三燕时期墓葬 416 座。

墓地共有 59 座墓葬出土了马具, I M5 与 I M17 各出土一套甲骑具装<sup>②</sup>。除了这种重装武备,其余随葬马具皆为驭马马具和装饰品。有机质马具大多腐烂,保存下来的多为铁、铜两种质地,多数铜马具表面鎏金。根据出土金属马具的类型判断,喇嘛洞墓地只有 II M101 出土了整套马具,其余墓葬一般只随葬马具的一部分或几部分,不排除某些马具整体为有机质,未能保存下来的可能性。现将喇嘛洞墓地出土马具介绍研究如下。

## 一、喇嘛洞墓地出土的马具

按照功能可分为辔具、鞍具、镫及固定皮革带的金属构件等几部分。

### 1. 辔具

墓地中共有 51 座墓葬出土辔具,包括用来驭马的衔、镗、引手和用作装饰的当卢。其中

衔、镗及引手共 56 件(套、副),多数为一衔二镗的组合,少数有衔无镗。

(1) 衔 均为铁质,锻制。由两个联杆套接组成。按照制作方法和形制的不同,可以分为两型。

A 型 19 件。联杆由两股或三股铁条交股拧制而成,两端各有一环,一端双环相连,另一端套接镗和引手。II M101:23,完整。联杆长 9.6 厘米,两端铁环直径均为 3 厘米(图一,1)。

B 型 28 件。联杆由四棱形或圆柱形的单股铁条锻制而成,两端各有一环,联杆以环相连。可分为两个亚型。

Ba 型 16 件。将铁条对折并股作为联杆,两端拧成环。II M9:17,环残。联杆残长分别为 10、10.7 厘米,环直径约 2 厘米(图一,2)。

Bb 型 12 件。将铁条两端弯成环,接口处有锻接和不锻接的,少数用铁丝环绕固定。I M5:28,环残。环口部分未经锻接。联杆残长 8 厘米,环直径约 2.4 厘米(图一,3)。

(2) 镗 多数为铁质,另有少量骨镗和铜镗。按照形制可以分为三型。

A 型 1 副 2 件。弧形骨镗。I M48:9-4、

(作者简介) 王宇,女,1983 年生,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潘玲,女,1967 年生,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教授,邮编 130023;万欣,男,1956 年生,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邮编 110003。

5, 棒状, 向一侧略弯曲, 中部有两个横向的穿孔。其中一件残长 10.4 厘米 (图一, 5)。

B 型 2 副。条状镮。皆为铁质, 锈蚀严重, 仅 II M217: 13 保存尚可, 一侧平面近弧形, 另一侧平面近“S”形, 中部有穿鼻。残长 10、11.1 厘米 (图一, 6)。

C 型 26 件 (副)。呈平板状, 边缘加厚, 顶端有长方形孔或横轴穿系络头, 中部穿系衔和引手。按照形制可以分为四个亚型。

Ca 型 1 副 2 件。II M16: 10, 完整。平面呈环形, 顶端穿横轴, 铆折页, 固定络头, 镮环中有“×”形支架用以穿系衔和引手。镮环正面为鎏金铜片, 背面为铁片, 边缘处用铆钉将正背两面铆合在一起。镮环和折页的正面镂空篆刻龙纹。通长 15.6 厘米, 镮环直径 10.7 厘米 (图一, 7)。

Cb 型 13 件 (副)。皆为铁质, 锻制。平面呈环形, 中空, 有“×”形支架用以穿系衔和引手, 顶部有长方形穿孔。I M23: 8, “×”字形架上残存衔的环部。镮环直径 7.2~8.7 厘米 (图一, 8)。

Cc 型 11 件 (副)。皆为铁质, 锻制。平面呈圆形, 中部用铆钉固定穿鼻, 用以穿系衔和引手, 顶部有长方形穿孔。II M196: 41, 残。镮直径 8~9.5 厘米 (图一,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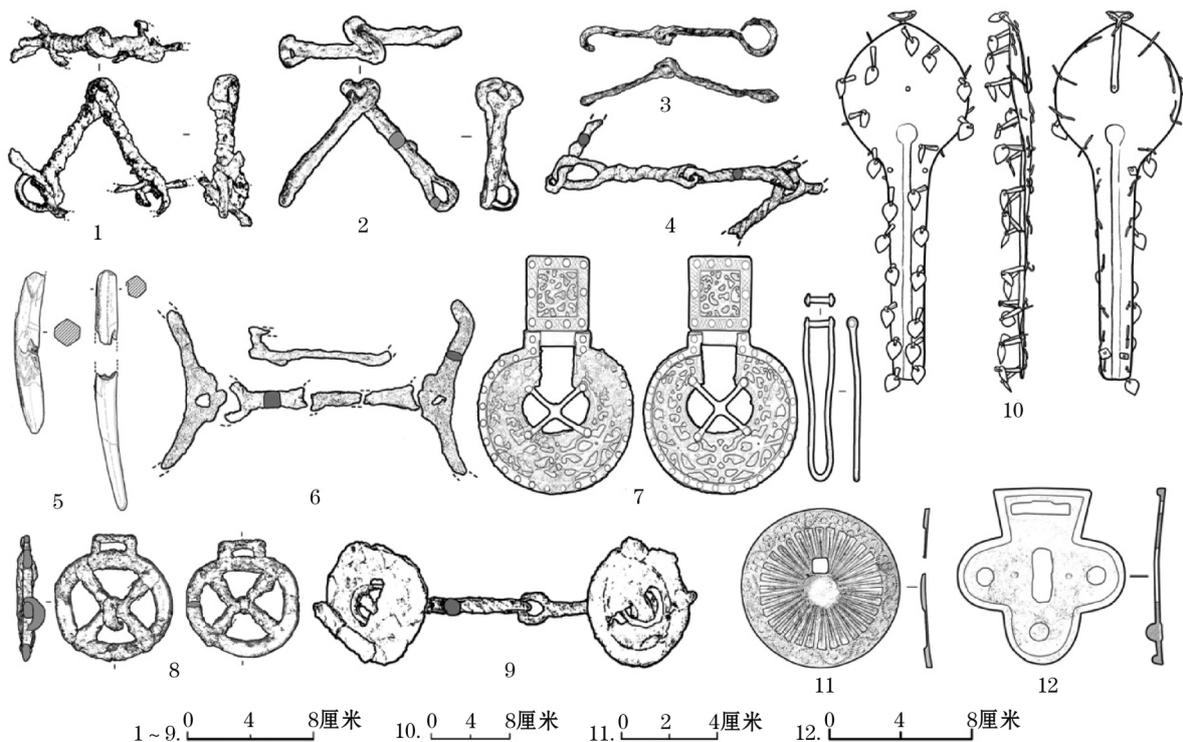
Cd 型 1 副。II M202: 22、23, 略残。铜质, 铸造。平面呈三叶形, 顶部有长方形穿孔, 中部有一纵向的圆角长方形穿孔, 附近原应加铆有铁质的横隔, 穿系衔和引手。长 10、宽 9.4 厘米 (图一, 12)。

(3) 引手 7 件 (副)。除 II M16: 10-6、7 为铜质外, 其余皆为铁质, 锻制。按照形制可以分为两型。

A 型 6 件 (副)。整体呈长“U”形。II M16: 10-6、7, 完整。长 10.5、宽 2 厘米 (图一,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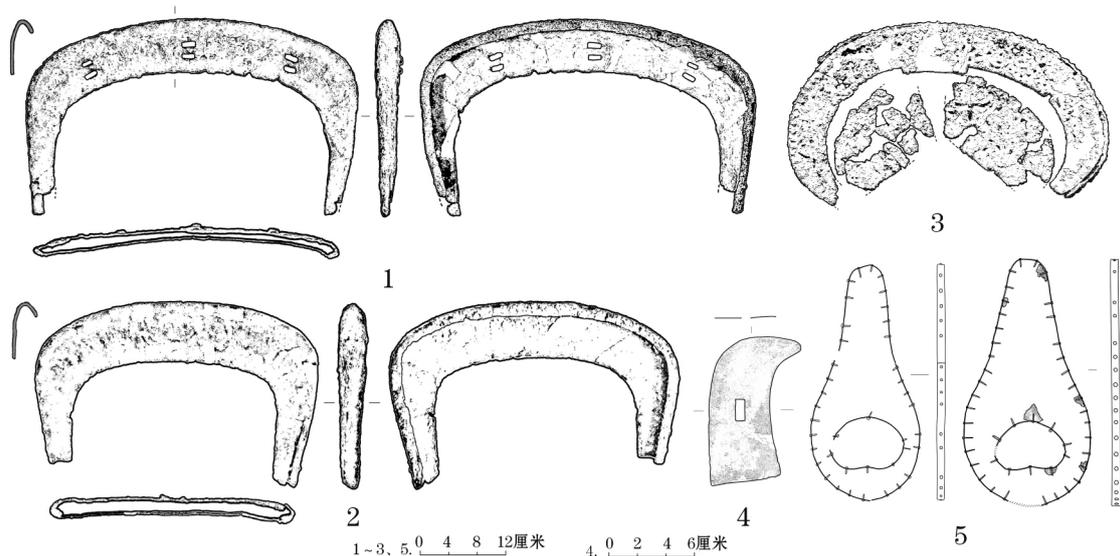
B 型 1 副。II M218: 31, 残。与衔形制相同, 由两股铁条交拧而成, 一端有环与衔相套, 另一端残。残长 6.2 厘米 (图一, 4)。

(4) 当卢 3 件, 均为铜质。按照形制可以分为两型。



图一 马辔具

1. A 型衔 ( II M101: 23) 2. Ba 型衔 ( II M9: 17) 3. Bb 型衔 ( I M5: 28) 4. B 型引手 ( II M218: 31) 5. A 型镮 ( IM48: 9-4、5) 6. B 型镮 ( II M217: 13) 7. Ca 型镮、A 型引手 ( II M16: 10) 8. Cb 型镮 ( I M23: 8) 9. Cc 型镮 ( II M196: 41) 10. A 型当卢 ( I M5: 40) 11. B 型当卢 ( I M13: 31) 12. Cd 型镮 ( II M202: 22)



图二 马鞍桥、马镫构件

1、2. A型鞍桥包片(ⅡM202:25、24) 3. B型鞍桥包片(ⅡM266:43) 4. A型翼形片(I M5:39-1) 5. 镫包边(ⅡM266:60)

A型 2件。均出于I M5,形制尺寸相似。I M5:40,微残。整体形状类似倒置的琵琶。

上部铆接仰置的半球形铜泡,用来置璎珞。背面铆接铜片,用以固定在皮带上。边缘等距离分布21个穿孔,穿缀套管摇叶,摇叶呈桃叶形。通高38、宽13.5厘米(图一,10)。

B型 1件。I M13:31,完整。圆形,表面微显外凸,近中部有一方形穿孔。中部有放射状的凸棱,边缘有连续的鏊点组成的波浪纹和小圆圈。直径6.7、厚0.22厘米,穿孔边长0.6厘米(图一,11)。

## 2. 鞍桥

喇嘛洞墓地出土鞍桥均为木芯高鞍桥,因木芯朽烂,仅存金属饰片。墓地中共有6座墓葬出土鞍桥饰片,分别是I M5、I M13、I M17、ⅡM101、ⅡM202、ⅡM266,种类包括鞍桥包片、翼形片、用于固定包片和翼形片的包边、压片、铆钉等。质地有铜质、铁质两种。按照鞍桥的形制,可分为两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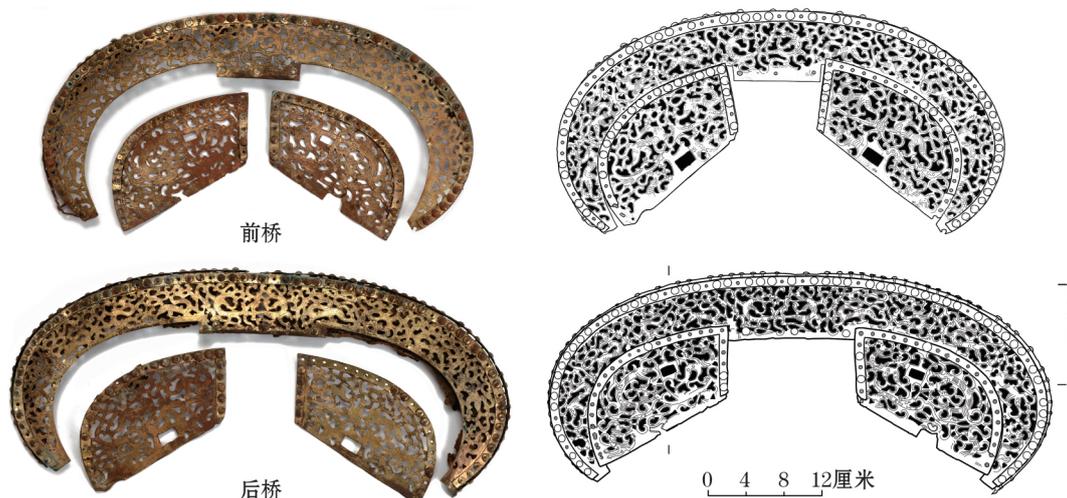
A型 1套2件。鞍桥呈倒“U”形。ⅡM202:24、25,铁质,略残。前后桥形制相似,素面,外缘扣接狭长的槽状包边,将包片包嵌在鞍桥木芯上。包片背面遍布朽木。前桥宽40.8、高23.4厘米,包边开口宽1.2厘米。(图二,2)后桥包片正面有三对上下对应的穿鼻。宽47.4、残高26.8厘米,包边开口宽1.3

厘米(图二,1)。

A型翼形片 5件,均铜质。I M5:39-1,完整。上部略呈钩状,中有两个并列的长方形穿孔。高11.6、宽5.7厘米(图二,4)。

B型 鞍桥呈椭圆形。ⅡM101、ⅡM266两座墓各出土鞍桥包片一套。ⅡM101的鞍桥包片为铜质,包括前桥包片、后桥包片、翼形片、包边、压条、铆钉等部分。前、后桥结构、形制、纹饰相同。鞍桥包片呈椭圆弧形,边缘有钉孔。两片翼形片在鞍桥包片圆弧之内,中部有一长方形穿孔,外缘有钉孔。压条呈弧形,用铆钉固定在鞍桥包片的正面外缘和鞍桥木芯上。包边呈弧形,用铆钉固定在木芯的上端。鞍桥包片和翼形片上均镂空、鏊刻龙纹。鞍桥包片对称饰10条龙,其中6条昂首状,4条回首状。每个翼形片上装饰上下两层4条龙纹,上层2条龙,1为回首状龙,1为盘龙,下层纹饰不完整。龙纹身体尾部细长弯曲,四爪,张口,头上有角。龙纹之间装饰卷曲纹饰。前桥包片长47.1、高23.6厘米;翼形片长16.4、宽9.7厘米。后桥包片长53.2、高22.8厘米;翼形片长16.3、宽9.7厘米。包条、压边厚0.1厘米。铆钉长1.8厘米(图三)。

ⅡM266出土铁质鞍桥包片一套,锈蚀严重,复原了其中一件。形制与ⅡM101出土的相同,包片和翼形片有镂空纹饰,其上有包金残



图三 II M101 出土鞍桥包片

片，鏤刻龙纹。II M266: 43，包片长 45.4、残高 25.3 厘米；翼形片残长 17.4、宽 10.4 厘米（图二，3）。

### 3. 镫

有 2 座墓出土了马镫，皆为木芯，外包金属包边。II M16 出土的包边为铁质，锈蚀严重，不能复原。II M266: 60，一副 2 件，残存铜质包边和少量木芯。包边平面近网球拍形，中部有近圆形孔，底部正中略外凸。包边上有等距离钉孔。一件长 35.5、宽 17.9 厘米；另一件长 36、宽 18.5 厘米。包边宽约 1 厘米（图二，5）。

### 4. 皮革带的金属构件

马具的皮革带包括络头、胸带、腹带与鞅带等几部分。其中络头用来固定衔、镫和当卢；胸带、腹带和鞅带用来固定鞍具。皮革带以及附着其上的纺织品大多腐烂，仅残存金属构件。其中具有实用功能的是带扣和节约，另有用做装饰的带镫、杏叶、铃、泡饰及与之相应的固定构件。

(1) 带扣 按照以往的研究分类，带扣既可用做装身带具，也可用做马具，两者形制基本相同，难以区分，一般将出土在墓主人躯干附近的带扣视为装身具，出土位置靠近马具的视为马具带扣。质地有铜质、铁质，有的为铜铁结合。按照结构和形制可分为三型。

A 型 72 件。由扣环、横轴、扣舌组成。扣环呈“U”形，两端压扁穿孔，孔内贯横轴，横轴上穿扣舌。固定皮带的方式有两种：其一，

带扣横轴上穿折页，固定皮带。I M45: 29-3，铜质。折页为条形，末端呈圭尖状，其上有 5 个铆钉。通长 13、扣环长 3、宽 2.5 厘米（图四，1）；其二，皮带穿过带扣的横轴，再以饰片固定。I M17: 27-1，扣环、扣舌为铜质，横轴为铁质。固定饰片为长条形薄铜片。通长 3.5、宽 2.8 厘米（图四，2）。I M45: 23，扣环为铜质，横轴和扣舌为铁质。固定饰片为铜箍和一“山”字形的铆钉。扣环长 4.2、宽 2.5 厘米，铜箍长 2.2、宽 1.1 厘米（图四，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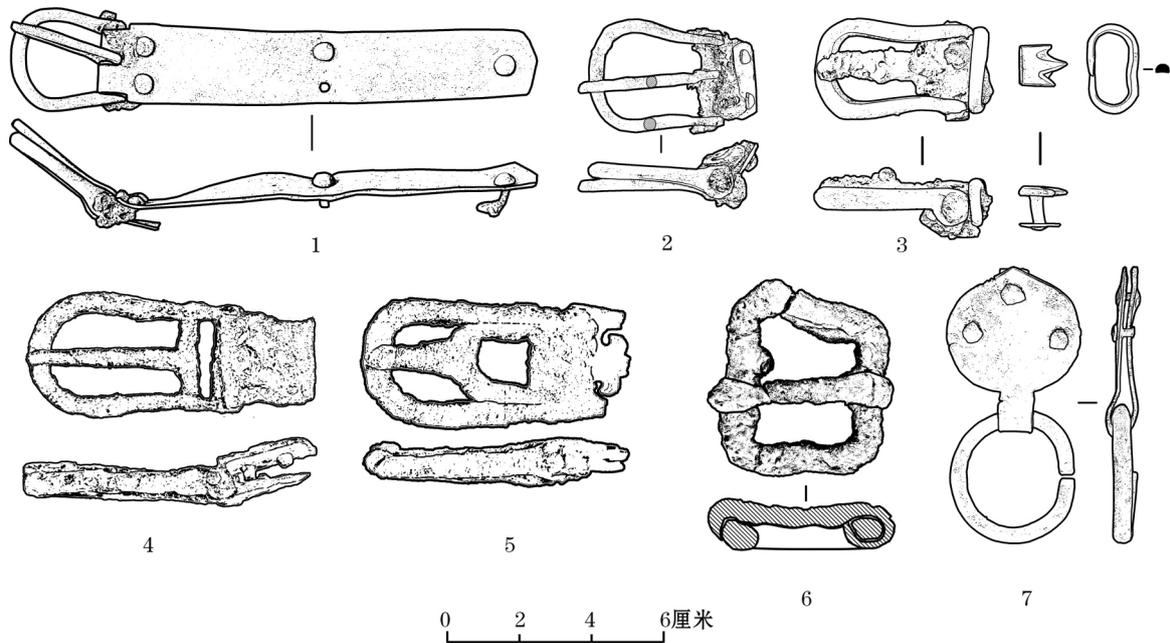
B 型 6 件，皆为铁质。由扣环、横轴、扣舌组成。扣环呈“U”形，两端穿孔，孔内贯横轴，横轴上穿折页，扣环内另附扣舌。按照扣舌的安装方式，可分为两个亚型。

Ba 型 4 件。扣舌呈“T”形，穿入扣环的穿孔中。I M10: 5-1，折页残。扣环两端各有两个穿孔，分别穿过横轴和扣舌。扣环长 5.6、宽 3.1 厘米（图四，4）。

Bb 型 2 件。扣舌呈“Y”形，附在横轴上。I M10: 8，折页残。“Y”形扣舌与横轴相连。扣环长 4.9、宽 3.2 厘米（图四，5）。

C 型 12 件，皆为铁质。由扣环和扣舌组成。扣环呈封闭环形，扣舌穿过扣环。无折页。I M5: 22-3，略残。扣环近梯形。长 4.2、宽 4.8 厘米（图四，6）。

(2) 带镫 带镫大多为装身带具，而喇嘛洞墓地出土的部分带镫位于墓主人脚下或腿部外侧，并且周围有衔镫等马具，因此，这些带



图四 带扣、带铐

1~3. A型带扣 ( I M45:29-3 I M17:27-1 I M45:23) 4. Ba型带扣 (IM10:5-1) 5. Bb型 (IM10:8) 6. C型 (IM5:22-3) 7. 带铐 ( I M4:28)

铐应为马具的装饰品。这类带铐的出土数量不等,质地与共出的带扣相同,有铁质和铜质两种。形制比较单一,由铐板和铐环组成。铐板正面呈桃叶形或近圆形,下端为长条状弯折到背面,用铆钉固定在皮带上。I M4:28,完整,铜质。铐板的背面残留有皮革,铐板上三个铆钉。通长6.8厘米(图四,7)。

(3) 节约 共5件。均为铜质,铸制。整体呈泡状,中部为半球形,边缘出沿,有3~5个穿带孔。按照有无装饰,可分为两型。

A型 3件。只有泡状底座。I M13:21,完整。有三个穿带孔。高2、宽7.2厘米、壁厚0.3厘米(图五,1)。

B型 2件。泡状底座顶端有穿孔,附其他装饰。II M16:11-155,节约穿孔内的附件残缺。节约底座上有五个穿带孔,顶部有一穿孔。正面饰一条高浮雕龙纹。高2.2、宽8.5、壁厚0.4厘米(图五,2)。II M16:11-156,节约上附套管摇叶。节约底座上有四个穿带孔,顶部有一穿孔,内穿穿条,外有套管,穿条顶端附桃形摇叶。底座高1.7、宽6.3、壁厚0.2厘米;套管长5.7厘米(图五,3)。

(4) 杏叶 共48件。用于胸带、鞅带或者马软鞍上的垂饰。按照形制可以分为两型。

A型 46件。均为铜质,圭形,近上缘处有一横向长条形穿孔。共有7座墓出土A型杏叶,出土数量1~25件不等。I M17:29,穿孔上穿折页,用来固定皮带。通长11.4、宽4.7厘米(图五,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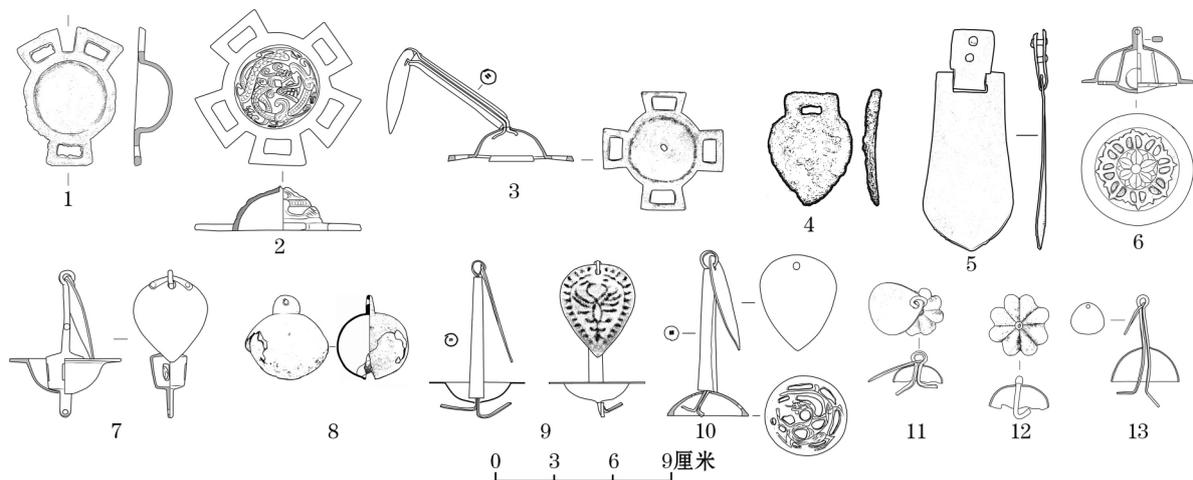
B型 2件。杏叶形,均为铁质。I M13:39,锻制。顶端有一长条形穿孔。长6、宽4.4、厚0.4厘米(图五,4)。

(5) 铃 用于胸带或鞅带的装饰,也可用来固定网格状鞅带的交叉点。按照形制可分为三型。

A型 9件,均出土于I M44。伞泡形铃。由泡状铃盖和铃组成。铃盖呈伞状,有的边缘出沿。铃身呈棱台形,中空,铃内置一小空的小铜球。其中8件为素面,1件铃底部用细线阴刻出一个六瓣花,外缘向外延伸出一个镂空八瓣花形沿。通高3.4、铃盖直径5.8厘米(图五,6)。

B型 1件。缀摇叶铃。I M44:20-8,由伞状泡和铃组成。铃身呈棱台形,中空,铃内置一小铁球。铃顶端有一立柱,上缀一摇叶。通高7.7、伞状泡直径5.8厘米(图五,7)。

C型 3件。球形铃。II M16:11-157,近球形,中空,顶部有穿孔钮,铃内置一小铁球。



图五 皮带构件

1. A型节约 (I M13:21) 2、3. B型节约 (II M16:11-155 II M16:11-156) 4. B型杏叶 (I M13:39) 5. A型杏叶 (I M17:29) 6. A型铃 (I M44:20-5) 7. B型铃 (I M44:20-8) 8. C型铃 (II M16:11-157) 9. A型缀泡套管摇叶 (I M17:23) 10. B型缀泡套管摇叶 (I M45:28-4) 11. A型花形泡饰 (I M44:18) 12. B型花形泡饰 (II M217:34-20) 13. 半球形缀摇叶泡饰 (II M217:3)

高3.9、直径3.6厘米(图五,8)。

(6) 泡饰 用于胸带或鞅带上的装饰。有些仅作为装饰品,有些用来固定网格状鞅带的交叉点,有实用功能。皆为铜质。可分为三类:缀泡套管摇叶、花形泡饰、半球形缀摇叶泡饰。

缀泡套管摇叶 共有14座墓葬出土这种泡饰,出土数量少则1件,最多的I M5,共出土119件。由泡饰、套管、穿条和摇叶组成。套管用薄铜片卷制而成,自上向下逐渐变粗。套管中有穿条,穿过泡饰中部的穿孔,上缀摇叶,摇叶呈桃叶形。按照形制可以分为两型。

A型 329件。泡饰呈伞状,仰置。I M17:23,完整。摇叶上模压对凤纹。通高8.1厘米,泡底径4.9厘米(图五,9)。

B型 1件。泡饰近半球形,覆置。I M45:28-4,完整。泡饰镂空、刻划一龙纹。通高8.6厘米,泡底直径4.2厘米(图五,10)。

花形泡饰 共有13座墓葬出土花形泡饰,出土数量最多的是II M16,共150件。泡饰呈八瓣花形,覆置。按照是否穿缀摇叶及固定在皮带上的方式,可分为两型。

A型 170件。穿条缀摇叶。I M44:18,完整。由泡饰、穿条和摇叶组成。泡饰顶端穿孔中穿穿条,穿条上缀摇叶。摇叶呈卵形。通高2.3厘米,泡饰底径2.4厘米(图五,11)。

B型 151件。无摇叶,泡饰顶端穿孔中穿

过一个铆钉。II M217:34-20,完整。铆钉帽部呈盔状,钉末端弯折。通高2.1厘米,泡饰底径3.1厘米(图五,12)。

半球形缀摇叶泡饰 共13件,泡饰呈半球形,覆置。II M217:3,完整。由泡饰、穿条和摇叶组成,无套管。泡饰中部穿孔中穿过穿条,穿条上缀摇叶。摇叶呈卵形。通高5.7厘米,泡底径3.5厘米(图五,13)。

## 二、相关问题探讨

### 1. 喇嘛洞墓地马具分组

田立坤先生通过对三燕时期马具形制与结构的观察,将三燕马具分为两组:A组包括A型鞍桥包片、翼形片、圆形长柄马镫、圆形镮,此为典型的三燕文化马具;B组包含B型鞍桥包片、翼形片、喇嘛洞II M266式马镫、条状镮。该组马具仅见于喇嘛洞墓地,推测与慕容鲜卑劫掠到辽西的夫余人有关<sup>③</sup>。两组鞍桥形制差异明显,宜为分组依据。

以上用来作为分组标准的马具皆为实用马具,其中圆形镮在4—5世纪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很常见,喇嘛洞墓地中也有圆形镮与B型鞍桥共出现象,所以暂不将镮作为分组依据。

数量丰富的鞅饰是喇嘛洞墓地及其他三燕马具的特色,下面依据鞍桥和镫的分组,对鞅

饰也进行分组:与A型鞍桥包片、翼形片共出的鞮饰一般为缀泡套管摇叶、铃和杏叶。目前发现的三燕马具除部分喇嘛洞墓地马具外,均属A组,如北票房身北沟M8<sup>④</sup>、朝阳三合成墓<sup>⑤</sup>、十二台乡砖厂88M1<sup>⑥</sup>、袁台子壁画墓<sup>⑦</sup>,地处中原的河南安阳孝民屯M154<sup>⑧</sup>、山东青州体育场墓葬<sup>⑨</sup>等。以上这些墓葬都随葬了成套马具,包括辔具、鞍具、镫,以及相应的胸带、鞮带等几部分,形制很接近。镫皆为C型;鞍具有A型鞍桥包片和翼形片两种,复原后的鞍桥为倒“U”形;镫为长柄环镫;胸带上有的有铃;鞮带上的装饰比较丰富,常见的有铃、缀泡套管摇叶和杏叶。喇嘛洞墓地可归于A组的墓葬有IM4、IM5、IM13、IM16、IM17、M2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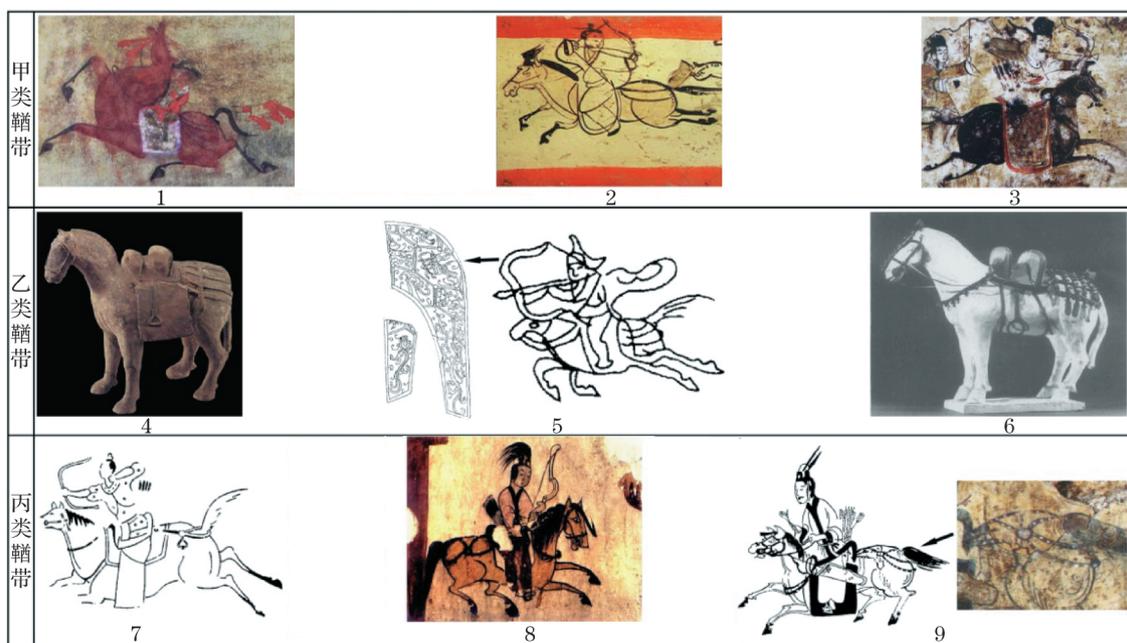
B组马具的典型器物是B型鞍桥,这一类鞍桥饰片在中国境内仅见于喇嘛洞墓地的M101、M266两座墓葬,与之共出的鞮饰以花形泡饰为主,有少量半球形缀摇叶泡饰和缀泡套管摇叶,不见杏叶,这与A组明显不同。因此,可将花形泡饰和半球形缀摇叶泡饰视为B组马具代表。属于这一组的墓葬有II M16、II M101、II M217、II M218、II M266。

## 2. 喇嘛洞墓地出土马具年代与文化因素

喇嘛洞墓地的发掘者认为其属于慕容鲜卑文化范畴,并吸收了夫余等民族的文化因素。通过对随葬器物的考察,墓地年代为前燕,以及前燕建国前不久,即3世纪末到4世纪下半叶<sup>⑩</sup>。学术界基本认同这一观点。

就马具而言,喇嘛洞墓地A组马具的类型、形制与其他三燕马具基本一致。比照北票房身北沟M8是出土全套马具的墓葬中年代最早的,发掘者认为其年代为前燕建国之前的4世纪早期;年代相对明确的朝阳袁台子壁画墓,田立坤先生根据墓葬形制提出该墓为辽东大姓遗存,结合文献记载和墨书题记,推测该墓年代为永和十年(354年)<sup>⑪</sup>;安阳孝民屯晋墓从地理位置、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判断应为前燕势力发展到中原地区的遗存。年代大致在永和八年(352年),前燕占领邺城,势力到达河南北部之后,到太和十一年(370年),前秦攻克邺城。通过这些墓葬年代推断喇嘛洞墓地A组马具的年代大致为4世纪初至4世纪中后期,属三燕文化。

B组马具中的鞍桥和镫在我国境内只见于喇嘛洞墓地,当为喇嘛洞墓地另一典型遗存。B组马具与A组马具的区别除了鞍桥和马镫之外,



图六 鞮带常见系法

1. 辽阳北园 M1 墓室左壁骑射图局部 2. 嘉峪关壁画墓 M5 狩猎图 3. 朝阳袁台子壁画墓东壁狩猎图局部 4. 南京象山 M7 出土陶马 5. 朝阳三合成墓出土鞍桥包片局部 6. 安阳孝民屯 M154 出土马具复原 7. 集安通沟十二号墓甬道狩猎图 8. 集安舞踊墓主室右壁狩猎图局部 9. 平壤双楹塚墓道西壁骑马图

还体现在泡饰上: A组以泡饰仰置的缀泡套管摇叶为主, B组以泡饰覆盖的花形泡饰和半球形缀摇叶泡饰为主。花形泡饰在三燕墓葬中很少见,但在高句丽墓葬中比较常见,朝鲜半岛和日本也有发现。谏早直人先生认为,这种泡饰最早出现并流行于集安地区的高句丽墓葬<sup>⑫</sup>,如禹山下墓群、西大塚、千秋塚<sup>⑬</sup>等出土了大量花形泡饰;赵俊杰先生也认为,花形泡饰是高句丽泡饰演变的早期形制<sup>⑭</sup>。这些出土花形泡饰的高句丽墓葬集中在4世纪,因此,判断喇嘛洞墓地B组马具年代与A组一样,均为4世纪。

以往的研究中,多数学者认为,高句丽的马具受了三燕马具的强烈影响<sup>⑮</sup>,而田立坤先生则认为,三燕的马具和其他遗存,在影响高句丽的同时,也受到高句丽文化的影响<sup>⑯</sup>。喇嘛洞墓地的B组马具,显然包含了大量高句丽文化因素,并深受其影响。

### 3. 鞅带与鞅饰

鞅带与胸带、腹带共同使用,用于固定马鞍。根据现有的图像材料和复原推测,三燕马具的鞅带有三种绑系方式(图六)。

甲类:从东汉画像石墓中可见,东汉时期已开始使用鞅带,绑系方式一般为两条鞅带绕过马尾。东汉辽阳壁画墓中常见射猎图,如辽阳北园M1墓室左壁骑射图中所见的马具,包括辔具和鞍具,其中鞅带为四条皮带绕过马尾<sup>⑰</sup>(图六,1)。年代与之相近的甘肃嘉峪关壁画墓中,有大量的狩猎图和出行图,图中马大多使用鞅带,为两条或三条带子绕过马尾(图六,2)。北园1号墓年代为东汉晚期至魏晋早期<sup>⑱</sup>,嘉峪关壁画墓年代,发掘者认为,年代为东汉时期<sup>⑲</sup>,说明东汉魏晋时期已普遍使用鞅带,但却未见鞅带上的装饰。

三燕马具也使用这种无装饰的鞅带。朝阳袁台子壁画墓东壁绘有狩猎图,图中墓主人骑马狩猎,明显能辨识的马具有障泥、胸带及其上的銮饰、鞅带<sup>⑳</sup>。其鞅带的绑缚方式与辽阳北园M1,以及嘉峪关壁画墓中鞅带相同,四条皮带绕过马尾固定鞍具(图六,3)。这种鞅带上的金属部件只有带扣,因此未出土鞅饰的墓也有可能随葬了软鞍和甲类鞅带。

乙类:南京象山M7中出土了一件陶马,

尾部有纵横垂直的网格状鞅带,皮带相交处呈圆形,应为节约一类的饰件,鞅带边缘似有杏叶装饰(图六,4)。发掘者推测该墓的年代为东晋早期<sup>㉑</sup>,这种鞅带常见于北朝的陶俑上。三燕马具也有这种网格状鞅带的图像,朝阳三合成墓中出土的鞍桥包片上的镌刻图案中有骑射图,马具清晰可辨,鞅带即为网格状,横向三条纵向一条(图六,5)<sup>㉒</sup>。

这种鞅带需要金属构件来固定交叉点,从而使鞅带穿系方式变得更复杂。三燕墓葬出土的泡饰、铃都可以固定在皮带的交叉点上。通过对安阳孝民屯M154出土马具的复原来看,这座墓马具的鞅带呈纵5条横6条的网格状覆盖在马背部,每个交叉点上固定一个銮铃,鞅带边缘悬挂杏叶(图六,6)<sup>㉓</sup>,因此,有大量杏叶、铃及泡饰的马具鞅带,应采用了网格状绑系方式。喇嘛洞墓地及其他三燕墓葬出土的A组马具普遍使用了网格状鞅带。

丙类:喇嘛洞墓地的马具中含有明显的高句丽文化因素,根据高句丽壁画墓中的骑马图和射猎图所绘,高句丽马具的鞅带绑系方法有两种:一为网格状鞅带,如集安城山下M332甬道东壁的骑射图<sup>㉔</sup>、朝鲜平安南道的德兴里壁画墓中间通道狩猎图<sup>㉕</sup>;一种为皮带环绕马尾,通过节约使鞅带呈辐射状。如集安通沟十二号墓甬道两侧的狩猎图,马鞅带只有一条带绕过马尾在马背部通过节约一类饰件固定,垂饰杏叶(图六,7)<sup>㉖</sup>;集安舞踊墓主室右壁狩猎图中,马的鞅带中央为一四向节约,连接的皮带两条固定鞍桥,两条绕过马尾(图六,8)<sup>㉗</sup>;平壤近郊的双楹塚墓道西壁骑马图,马的鞅带中央为一五向节约,分别连接鞍桥,绕过马尾,节约上垂饰杏叶(图六,9)<sup>㉘</sup>,鞅带上等距离分布的圆形装饰,推测应为片饰或者花形泡饰。

这种鞅带通过节约固定皮带,而以往的三燕马具中未见节约,只有喇嘛洞墓地的三座墓葬中出土了节约,且穿孔数量不规则,有三向、四向、五向三种。结合高句丽壁画墓中的多向节约使用情况,这一类使用不规则向节约的马具鞅带应与高句丽马具一样为辐射状。

绘图:王宇、万欣、潘玲、林雪川

摄影:穆启文、万欣、王宇

## 注 释:

- ①⑩万欣 《辽宁北票喇嘛洞墓地 1998 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4 年第 2 期。
- ②白荣金等 《辽宁北票喇嘛洞十六国时期甲骑具装复原研究》，《文物》2008 年第 3 期；万欣等 《辽宁北票市喇嘛洞墓地 I M17 铁甲堆积的室内清理》，《辽西地区东晋十六国时期都城文化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 2017 年。
- ③田立坤 《论喇嘛洞墓地出土的马具》，《文物》2010 年第 2 期。
- ④董高 《朝阳地区出土鲜卑马具的初步研究》，《辽宁省考古、博物馆学会成立大会会刊》，1981 年。
- ⑤于俊玉 《朝阳三合成出土的前燕文物》，《文物》1997 年第 11 期。
- ⑥张克举、田立坤、孙国平 《朝阳十二台乡砖厂 88M1 发掘简报》，《文物》1997 年第 11 期。
- ⑦李庆发 《朝阳袁台子东晋壁画墓》，《文物》1984 年第 6 期。
- ⑧孙秉根 《安阳孝民屯晋墓发掘报告》，《考古》1983 年第 6 期。
- ⑨李允泉等 《山东青州出土十六国时期鎏金铜马具》，《文物》2018 年第 2 期。
- ⑪田立坤 《袁台子壁画墓的再认识》，《文物》2002 年第 9 期。
- ⑫谏早直人 《日本列岛出土初期高句丽系马具について——长野县大星山 2 号坟出土马具の检讨》，《古代渡来文化 1 古代高丽郡の建都と東アジア》，高志书院 2018 年 5 月。
- ⑬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集安市博物馆编 《集安高句丽王陵——1990~2003 年集安高句丽王陵调查报告》，文物出版社 2004 年。
- ⑭赵俊杰、马健 《集安禹山 41 号高句丽壁画墓的年代》，《考古与文物》2014 年第 1 期。
- ⑮王巍 《从出土马具看东亚三至六世纪诸国的交流》，《考古》1997 年第 12 期；董高 《公元 3—6 世纪慕容鲜卑、高句丽、朝鲜、日本马具的比较研究》，《文物》1995 年第 10 期。
- ⑯田立坤 《三燕文化与高句丽考古遗存之比较》，《青果集——吉林大学考古系建系十周年纪念文集》，知识出版社 1998 年。
- ⑰⑳徐光冀主编 《中国出土壁画全集（辽宁·吉林·黑龙江）》，科学出版社 2012 年，下同，第 21 页；第 119 页。
- ㉑李文信 《辽阳北园画壁古墓记略》，《国立沈阳博物院筹备委员会汇刊》1947 年。
- ㉒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等编 《嘉峪关壁画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 1985 年。
- ㉓李庆发 《朝阳袁台子东晋壁画墓》，《文物》1984 年第 6 期；徐光冀主编 《中国出土壁画全集（辽宁·吉林·黑龙江）》，第 44 页。
- ㉔袁俊卿 《南京象山 5 号、6 号、7 号墓清理简报》，《文物》1972 年第 11 期。
- ㉕于俊玉 《朝阳三合成出土的前燕文物》，《文物》1997 年第 11 期。
- ㉖孙秉根：《安阳孝民屯晋墓发掘报告》，《考古》1983 年第 6 期。
- ㉗李殿福 《集安洞沟三座壁画墓》，《考古》1983 年第 4 期。
- ㉘康捷 《朝鲜德兴里壁画墓及其有关问题》，《博物馆研究》1986 年第 1 期。
- ㉙王承礼、韩淑华 《吉林集安通沟第十二号高句丽壁画墓》，《考古》1964 年第 2 期。
- ㉚关野贞 《朝鲜古迹图谱（二）》，日本青云堂印刷 1915 年，第 167 页。

(编辑、校对 阴美琳)

## Research of Harness Unearthed from Lamadong Tomb in Beipiao City ,

## Liaoning Province

Wang Yu Pan Ling Wan Xin

Lamadong Tomb in Beipiao City is the largest one of the Three Yan period so far. Harness has been found from 59 tombs , including bridle , saddle , stirrup , leather belt , etc , almost covering all types of harness in the Three Yan period. Above all , harness from Lamadong Tomb , differing from the rest ones of the Three Yan period , contains rich cultural factors.